

七月的回憶



人生在線
楊不秋

雖然高考改期已經好多年，我還是會在每年七月想起高考，這場牽動着舉國上下、千家萬戶的國考。看到今年考生人數的統計，總計一千二百九十一萬考生中，河南以一百三十一萬考生再次排名第一，排名倒數三位分別是北京、上海和西藏，而京滬兩地加總也不過十萬餘人。

在河南，高考真的很難。遙想很多年前的七月，我也是這千萬大軍當中硬着頭皮迎難而上的一個。那年的七月七號一大早，不到六點我就醒了，整晚根本睡不踏實；也不知道做點什麼，於是又跑去陽台上看了會書，明知沒用也就圖個心安。兩天後的中午，交掉最後一門科目的卷子，走出考場時看到了帶隊老師，他的心情好像比我們還激動，先是祝賀大家結束了十年寒窗，又囑咐大家第二天準時回學校估分報志願。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的生活真的已經和高考很遙遠了，可是每逢七月，我還是會在不經意間，常常想起這場徹底改變了我命運的考試。腦海裏，那幾天的場景也依然清晰，天公作美有點陰天，沒有驕陽似火，可樹上的蟬鳴還是咋咋呼呼地一刻不停歇。就這樣，兩天半時間，五門科目，一個全省統一排名的成績，一條重點大學的分數

線，好像一雙無形的手，把我從黃河岸邊的中原內陸小城一把推到了黃浦江邊的十里洋場。

有關高考公平性的問題，好像一直都在被討論。公平嗎？很不公平，高校教育資源與考生人數的嚴重倒掛，年年都在高考季的風口浪尖被熱烈地討論卻從未能夠解決，高考移民和私改戶口曾經也都屢見不鮮。不公平嗎？其實也很公平，無論城市鄉村，無論性別民族，無論身處山川峽谷還是江海大河，這是同齡人在同一時間和同一賽道裏的競爭。很多年前，在考場的一進一出之間就改變了人生軌跡的那個我，懵懂着明白這場考試很重要卻又並不太以為然，畢竟那時的我還自以為是這場全國選拔賽的受益者。很多年後的我，在經歷過許多的七月，也見證了太多同齡人的生活起伏之後，我又開始覺得討論高考的公平與否，就好像討論人生的公平與否一樣，因為缺乏現實意義而顯得矯情。人生嘛，認真過就好了，執著地討論人生的公平問題，不管討論有多深刻，也未必能得出答案，還不能阻止歲月從眼前自顧自地溜走。

最近休假回家。感覺家鄉小城真是越看越順眼了。生活節奏舒適，生活成本合理。傍晚和家人在樓下的觀光河道散步，各種花草香瀰漫，四處是休閒健身的市民，樸實又熱鬧。突然就覺得，很多年前那次人生軌跡的改變，也只是又一次改變而已。生活未必都在遠方，生活永遠都在腳下。



自由談
威威

「喜劇的核心是悲劇」。有一個笑話，心理醫生推薦抑鬱症病人去看城中有名的喜劇演員的表演，那名患者卻苦笑，他就是那個著名的喜劇演員。社交媒體曾有一個視頻，是一位年輕的女孩笑得燦爛，在鏡頭前還又唱又跳，然而，視頻錄製的十二小時後，短片中的女孩就因抑鬱症自我了結。

Coco李玖因抑鬱症離世。記憶裏，陽光一詞是她最大的標籤：明媚的笑容，健美的身姿，正能量的歌曲，扎實的唱功。她以熱辣性感的舞姿出名，但在出道幾十年間零绯闻；她熱衷把頭髮染成五顏六色，卻在首次且唯一一次華人獻唱奧斯卡頒獎禮上，特意染回黑髮，盤起中式髮髻，身着中國紅旗袍。這個唱響國際的以「我是中國人」為傲的姑娘，令每位國人

驕傲。

看到新聞中講，她在離世前還給歌迷發來暖心的語音，越多的細節通過傳媒發布出來，越令人心痛。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那個明眸皓齒、笑靨如花的她在廣告中大方自信地說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會以這樣的方式與我們道別。也更難想像，她在鼓勵歌迷的時候，又正身陷怎樣的痛苦中。

總能聽到有名人或者身邊朋友罹患抑鬱症，甚至有時這類精神疾病還被拿來調侃，只會令真正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更加痛苦。

你看起來挺好的呀？不像抑鬱症患者。你就是想太多，想開點就好了。你就是太閒了，忙起來就好了。比你慘的人那麼多，你有什麼好抑鬱的？多出去走走病才能好，不要總悶在家裏。這些輕飄飄的話，看似是關心，其實是一把刀，句句刺痛人心。

抑鬱症會導致大腦病變，不是簡單的情緒問題。那些看起來陽光燦爛的抑鬱症患者，在他們迷惑的微笑面具下，隱藏着內心巨大的痛苦：抑鬱症發作時，嚴重的軀體症狀令人痛不欲生，沒有體會過，實在很難感同身受。在發作時，他們無法控制自己，而是被極端的念頭所控制。抑鬱症更不是因为太閒了才得病，而是抑鬱症讓人難以正常工作和生活，他們或失去一切興趣，不想吃也不想動，甚至連出門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至於「比慘」的說法，痛苦沒有比較的意義，別人的慘不能讓自己的痛苦消失。

雖然痛苦，但是抑鬱症不是絕症。如果出現了抑鬱情緒，一定要積極尋找專業醫生介入治療，儘管過程或許很漫長，但被治癒的患者，完全可以恢復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還會比普通入更堅強。希望微笑抑鬱的人越來越少，希望真正歡笑的人越來越多。

日本欠兩筆賬



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核污水排海處理設備。美聯社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今天是七月七日，八十六年前，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直至一九四五年蘇聯消滅關東軍、美國在廣島長崎扔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在同年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自「九一八事變」佔領東北三省以來，日本侵華戰爭奪走三千萬中國人的生命，對中國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近日在一次飯局，一位經濟學家說，日本戰敗之後沒有賠償中國，但這筆賬一定要清算，而且總有一天要討還。他舉例，今年初美國三藩市一個委員會提交一份報告，要求當局向受到白人奴役的黑人的後人按每人五百萬美元作一次性賠償。該學者說，即使只按黑人的五分之一計算，即是一百萬美元一個人，日本侵華十四年奪去中國三千萬條人命，就是三十萬億美元。美國黑人後代能夠向欺壓他們先輩的白人討回賠償，中國人也應該有信心向日本討還這筆賬，這一代做不到就下一代繼續追。

那次飯局的話題也談到日本即將開始將一百三十萬噸福島核污水排入太平洋，飯局中有商界人士、退休公務員、專業人士和傳媒人等，眾人都對日本的自私做法感到憤怒。大洋屬於全人類，不是日本的內海內湖，核污水不僅對中韓朝等鄰國，而且對環太平洋國家以至全人類，可能帶來難以估計、不可逆轉的生態大災難。大家認為，雖然日本當年為發動戰爭付出沉重代價，但本性難改，我們民間也應該發聲，希望日本當局為人為己，懸崖勒馬擱置計劃。

福島核污水排放計劃，是人類史上第一起大規模核污水排放，將含有放射性同位素「氚」(Tritium)的核污水排入海洋，將對全球人類健康和海洋生

態造成極大風險，並嚴重影響漁業。中方一直希望日方採取負責任態度，讓包括中國科學家在內的國際社會參與對核污水排放風險進行科學評估，據悉，香港的專家也有向日本領事館表達憂慮，但日方置若罔聞，另一方面，又故伎重演，和當年為入侵中國、發動太平洋戰爭製造藉口一樣，為福島核污水排入海計劃製造各種「理由」，企圖將這一傷天害理自私自利行為合理化。最新做法是近日邀請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幹事格羅西前往日本現場考察，格羅西發表總結報告指日本排放計劃「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云云，但報告遠未能令外界釋疑，中方重申IAEA報告非日方核污水排海的「通行證」，韓國最大在野黨斥為「空殼報告」，格羅西亦承認，核污水排海是日本政府的國家決定，IAEA報告「既不是對該政策的推薦，也不是對該政策的認可。」

其實，在今年一月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參會各國已對日本核污水排放計劃表示堅決反對。日本為何一意孤行，急於要將一百三十萬噸核污水排於大海？有英國媒體引述駐日本的法國國家研究院(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福島災後」計劃主持人Cécile Asanuma-Brice博士揭露真相，指日本已決定大規模重啟核

電，同時解除福島災區的疏散令，她認為東京正在抹去核災事故的所有痕跡，「使該地區成為一個日本能夠抵禦核災事故的模範區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政府迅速清除事故的所有痕跡至關重要，但巨大的核污水儲存罐的存在，視覺上會強烈提醒眾人過去發生過如此災難。」日本所強調的各種「合理性」，包括沒有危害、可以飲用等等，其實都是為了這一目的。

日本完全沒有急迫性必須倒掉這一百三十萬噸核污水，而且有辦法解決增加核污水儲存問題。Asanuma-Brice博士指，全球海洋科學家都已經對排放對海洋生物和漁業可能產生的影響表示擔憂，她認為更明智方案是繼續儲存核污水，直到氚的放射性自然降低。「核電站周圍和其範圍之外仍有空地，可以建造新的儲存罐。」

日本當年為一己之私悍然入侵中國和發動太平洋戰爭，最後卻成為全世界迄今唯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落得害人害己的結果。今次日本一意孤行向海洋傾倒核污水，本質上是一場挑戰全人類和大自然的核污水戰爭，是一次超級大攪炒，其最終結果也會是害人害己，不同的是，核污水戰爭沒有任何贏家，但這筆賬，可能由世世代代的日本人來賠償。

小暑聞花香



「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今日(七日)迎來「小暑」節氣。此時節，荷花開放，從南到北，處處荷韻；梔子花、白蘭花、茉莉花進入盛花期，微風吹來，陣陣花香沁人心脾。

新華社

廿四節氣

觀特奧會有感

最近好幾次，我在地鐵站都遠遠看到成群結隊穿着統一隊服的運動員。有一次總算走近看清了其中一支隊伍，他們的運動服背後寫着「Chile」，原來他們是來自智利的。直到那天在廣場上看到一個巨大的接待中心，才知道那個周末會在柏林舉行第十六屆世界夏季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來自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七千名運動員參賽。

比賽的第一天正好是周末，我們便興致勃勃地帶着兩個小孩來到了主要比賽項目場地——柏林會展中心。買票的時候我在心裏悄悄感嘆了一下，特奧會的票價真是很低了，每個人五歐元可以看一整天。想想上個月看到明年巴黎奧運會的門票，隨隨便便都是好幾百歐元一張票。所以，與其說特奧會賣的是門票，不如說只是象徵性地收費，來鼓勵更多的觀眾來為這一群特殊的運動員們鼓掌喝彩。

這次我們中國代表團來了一百二十八人，包括八十九名運動員，最小的年齡僅十四歲。他們參加了田徑、乒乓球、羽毛球、籃球等十一項比賽。我們的柏林華人群體也組織了啦啦隊在後面一周的決賽階段為中國運動健兒助陣，大家精心準備了橫幅和國旗，提前計劃了加油口號，成為了看台上最熱烈的一道風景線。

走進會展中心，首先讓我有些驚訝的是，

竟然有那麼多的志願者。毫不誇張地說，在會展中心的幾乎每一個路口或者展會地圖面前，都至少有一位志願者站在那裏，隨時準備為參加特奧會的運動員或者觀眾提供幫助。更不用說在比賽現場眾多參與到比賽項目流程中的志願者。

我們從籃球比賽、排球比賽，一直看到羽毛球、乒乓球以及藝術體操。印象最深的是在乒乓球賽場看到的場景。

乒乓球賽場一共有八個球台在同時進行比賽，旁邊的觀眾席看台上幾乎座無虛席。有為

自己的國家隊鼓氣加油的拉拉隊，也有今天沒有比賽的其他項目運動員。無一例外，他們都異常認真又緊張地關注着場上的每一次發球和接球，為運動員的精彩扣殺發出由衷的喝彩聲和熱烈的掌聲。

我身邊坐着的是兩位來自香港的老太太，看她們帶着旅行社的標誌牌，便知道她們是遠道而來的遊客。也許她們此次的旅行就是為這次特奧會特意安排的。緊挨着我坐的老太太頭髮已經全白了，手上拿着個巴掌大的小筆記本，一邊看比賽一邊還要戴上老花眼鏡記錄比



中國香港隊與黑山共和國乒乓球比賽現場。作者供圖

分。我偷偷瞄了一下，她還在一些比分的後面作了一些特殊的記號和寫下一點文字。這場中國香港隊和黑山共和國的雙打比賽也非常精彩，老太太拿筆的手都因為激動有些顫抖。當香港隊隊員最後贏下比賽，兩位老太太高興得互相拍手，站起來不停地揮手。

後來我們來到藝術體操場地，看到了運動員們的球操、絲帶操等等。這些看似並不那麼複雜的動作，對於特奧會運動員來說卻是她們需要付出正常人幾十上百倍的努力才能做到的成果。

我在廁所遇到了因為緊張而躲到廁所裏的一位運動員，她關着門只是不住地說「對不起」，而她的教練只是靜靜地守在門口，一遍又一遍地輕聲重複同樣的話：

「不用道歉，不要害怕，我就在這裏。」

「你可以放心待在裏面，需要多長都可以。」

「我一直都在這裏。」

……

這一個場景，讓我意識到，我們剛剛看到的賽場上那些鼓足勇氣拚盡全力的運動員身後，也有無數的人在不計其數的日日夜夜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關懷，才有了我們看到的正能量滿滿的特奧會。

特奧會，不僅僅是一場比賽，更是對世界上這一群特殊人群的最大關懷愛護，和愛。